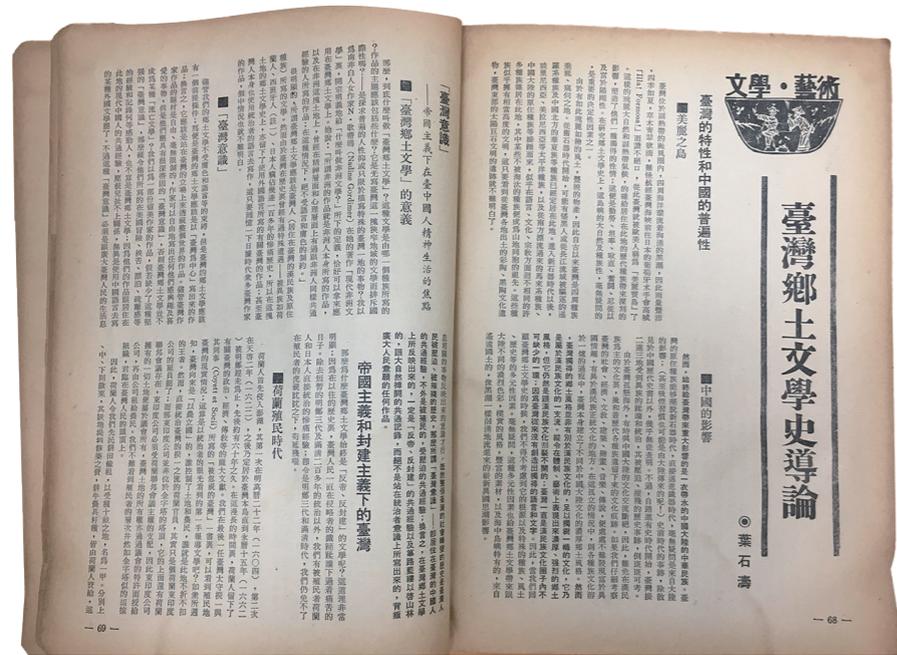


# 臺灣文學灘頭堡的建構

## 解嚴前後的作家個人全集

文 | 彭瑞金 · 圖 | 文學臺灣基金會、臺文館

### Constructing the Beachhead of Taiwan Literature: Complete Works of Authors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臺灣作家個人全集的大量出現，與臺灣文學的「再發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作家全集如何伴隨著臺灣文學史的建構而大量產生？全集的編纂如何從民間走向官方？期間又有什麼值得省思的議題與特別的現象？彭瑞金老師從自己曾經參與的全集編輯出發分享經驗，也文學史學者的角度對這段經驗提出觀察。

## 作家全集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1970年代是臺灣本土文學崛起的年代，不僅有非常多優秀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寫出代表性的作品，例如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也有戰前世代的作家，重出江湖，包括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鍾理和、吳濁流……等人，或以作品重現、或以重新上陣，都是「實質」證明臺灣文學的存在。甚至曾因白色恐怖統治入獄的葉石濤，也在沉潛十多年後，以〈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重出文壇。葉氏這篇誓言有生之年要寫一部「臺灣鄉土文學史」的誓師檄文，明確指出「本省籍作家及其作品」，是有別於「中國文學」、「國語文學」或「反共文學」之外的另一個在臺灣的文學譜系。以前政治犯身分復出的葉石濤發出這樣的驚人儼論，現在想起來還要替他捏出一把冷汗，他等於以螻蛄之臂去擋、在臺灣已有二十年根基的文學國策。也許是時葉氏已離開文學江湖14年、太久了，並沒有吸引告密者或情治單位的注意，直到1977年5月，他再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才引來偽民族主義文學者的「告密」式攻擊。

葉氏的〈臺灣的鄉土文學〉，除了歷數1920年代以降、臺灣新文學運動作家及其作品之外，也釐清戰後臺灣本土作家的發展現況，除了證明戰前、戰後臺灣作家在文學理念的一脈相承，自成譜系之外，對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戰後的「反共文學」、「中國文學」，不僅



「巫永福全集續集」三冊出版  
●今年八十七歲的巫永福（見上圖）日前發表累積三十年的「巫永福全集續集」，包括詩卷一冊、「榕樹下」的「望人嶺」、「李在日本末路」等文集為一冊、短歌卷與俳句卷各為一冊、巫永福時不能不提的人。



- 1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發表於《夏潮》14期
- 2 1999年《巫永福全集》續集出版《世界日報》的報導
- 3 1998年《張深切全集》出版《中國時報》的報導

1 | 2 | 3

沒有褒貶，也隻字不提，基本上，只是本分地把文學史家的眼看到的在臺灣土地上產生的自成一個體系的文學，記述下來而已。不過，沉潛復出的葉石濤，已經看到他所謂的鄉土文學，在1960年代結束時，在戒嚴統治、「國語文學」、「反共文學」、「中國文學」重重輾壓下，發揮野草（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語）的韌性，茁壯出自己品牌的文學譜系，不論以什麼名字稱呼它：鄉土文學、臺灣文學、地方文學，都是指不附驥於政權的野生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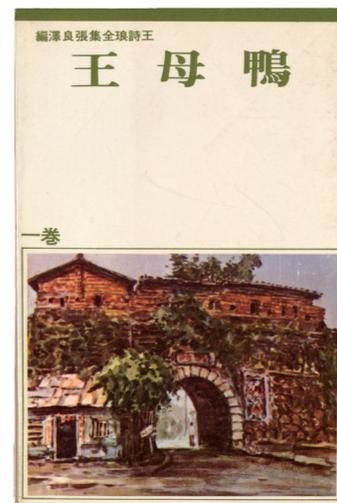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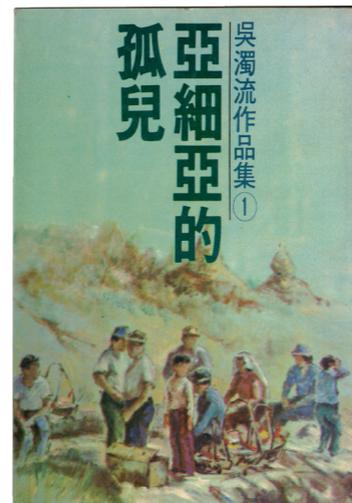
顯然，1977年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就是在地野生的文學被認為挑戰了附驥於政治權力的文學，產生的矛盾和衝突。論戰沒有結論也沒有結果，是因為論戰爭論的不是文學，而是意識型態。其實，葉石濤的「導論」已經暗示了只有從文學作品的本身、才能見到文學的真章。當然這說來話長，不過，假如一種文學，已有像磚頭一樣厚實的作品，累計足以建立一座城堡，不就不需再爭論的「存在」嗎？葉石濤的文學史概念就是由此而來。又假設某種文學裡，一個作家的作品就是一座碉堡，當遍地都是這樣的碉堡時，還需要為這塊土地上有沒有文學辯論嗎？

## 1970年代的臺灣文學碉堡

文學史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文學史，而是一群人的文學史。在葉石濤著手寫文學史的同時，就有許多心同此想的人去搬磚頭、砌碉堡。1976年11月，張良澤主編的《鍾理和全集》8冊、在遠行出版社出版，開啓了臺灣文學史作家全集出版的先河。隔年9月，在吳濁流去世週年前夕，他推出了《吳濁流作品集》6冊，相隔12年，他又在德馨室出版社

出版了《王詩琅全集》，算是為戰後臺灣文學建立了重要的灘頭堡。這些看起來不夠偉岸的文學堡壘，卻具有非凡的文學史意義。第一、是具國策文學異議份子身分的學者，結合民間出版社的力量，推出的作家全集。第二、是為臺灣作家全集做開路先鋒。第三、符合臺灣文學的野草性格。雖然，這三部全集都有不足之處，《鍾理和全集》不全，未能放進〈祖國歸來〉及一部分具感性內容的日記。吳濁流只出版作品集，不是全集，未能納入《無花果》、《臺灣連翹》以及他的漢詩。這些都不是因為資料不全而留下缺口的全集，都有明顯的政治因素，卻完全無損於在文學史的搶灘登陸意義。王詩琅的創作不多，全集卻展現他是創作文學、民間文學、民俗學、歷史、文學史等全方位的臺灣文化學者。

曾有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者質疑說，為什麼臺灣的作家全集都是「政府出版品」，因為在日本沒有看過由官方出版作家全集的例子。上面的事例既還原臺灣作家全集發展的原貌，也說明政府出版本土作家全集是跟風。以上三套由民間出版的全集，都是已故作家的全集（雖然吳濁流在世時作品集已進行籌備），但遠景在1977年出版《七等生小說全集》10冊時，七等生未滿40歲。1986年，遠景又出版了《七等生作品集》12冊，2003年，再以不分文類，以發表順序排列的《七等生全集》10卷。2020年，七等生去世時，印刻再為他出版了一套13冊的全集，允為臺灣文學作家全集出版的登峰造極紀錄。其實，以民間力量出版的臺灣作家全集不在少數，信手拈來就有：《吳新榮全集》、《張深切全集》、《巫永福全集》、《葉榮鐘全集》。個別作家的全集之外，1979年，還有李南衡的明潭出版社出版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冊，



1 | 2 1 《吳濁流作品集1·亞細亞的孤兒》編 | 張良澤  
2 《王詩琅全集·卷1·鴨母王》編 | 張良澤

第一冊就是《賴和先生全集》。遠景也在同時推出了《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小說8卷、新詩4卷。雖然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只是要說明由民間爆發的文學能量，促成的臺灣作家全集出版《風潮》，象徵的是臺灣文學本身發揮了野草般強韌的生命力，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長。

## 作家全集出版 蔚為風潮的年代

1970年代開啓的臺灣作家全集出版風潮，到2023年的現在，到底衍生出多少作家全集，只能說僅列出這些全集的名稱恐怕就佔滿本文的全部篇幅，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全集是磚塊，已經足夠蓋一座臺灣文學的殿堂。概略地說，全集出版風氣開啟後，開始有機會分享地方及中央政府的文學資源，的確是作家全集出版蓬勃發展的重要關鍵。從臺灣頭數起，臺北縣（現為新北市）、桃園縣、桃園市（現合併升格為桃園市）、新竹

市、苗栗縣、臺中縣、臺中市（現合併升格為臺中市）、彰化縣、臺南市、高雄縣、高雄市（現合併升格為高雄市），都曾經有不同的文學資源支配者，在這塊領域做出了貢獻。臺灣文學館從籌備處的時期就著手這個文學領域，也由於能支配的資源更為充裕，成果最為可觀。此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客家委員會也在這方面，以補助或委辦的方式，做出貢獻。

## 關於作家全集編輯 出版的省思

由於各種因緣際會，我主編過《李榮春全集》8種10冊，《葉石濤全集》23冊（含續編3冊），《李魁賢文集》10冊，也參與《鍾理和全集》高雄縣文化中心版及漢語文言詩人《許成章全集》的編輯。以下是我個人的《全集省思》。



首先是面對全集不全的問題。1970年代的全集，因為政治正確與否的因素造成全集無法完整呈現之外，無論是戰前或戰後世代的作家，作品能結集出版或直接出版的機會非常渺小，發表後的作品或原稿散佚的情形非常嚴重，若非投入大量資源、人力的全集編製，求全純屬強人所難。何況，即使人資充沛，文學文獻資料庫建置還闕如的時代，有人、有資源也是枉然。那是一個講求先有再說的時代，當整個時代都在問「賴和是誰？」、「楊逵是誰？」、「鍾理和是誰？」時，不全的全集就是對這樣的文學世代做出的具體回應。質疑臺灣作家全集率由官資出版的學者可能還沒注意到，「日本有這麼簡陋的作家全集嗎？」其實，全集僅有平裝而不精裝，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史思維，平裝全集僅代表的是一個文學家作品的有序出土，精裝本全集則是在為作家立紀念碑。臺灣作家像七等生那樣一生出過四種全集的機會，恐怕絕無僅有。《鍾理和全集》、《賴和全集》有過三種版本，《鍾肇政全集》有兩種版本，都是極為難得。臺灣的文學環境不如日本，在日本，作家擁有多種版本的全集，事屬平常，且沒有例外都是

精緻裝幀。《李榮春全集》是精裝，但決策者是出版社，不敢居功。《葉石濤全集》的參與者，都是敬重葉老的後輩，我們決定不惜成本以最高規格的布面，燙金裝幀，在表達對葉老文學的崇敬（雖然也應主辦單位要求另行出了平裝本）。

全集的完整性並沒有上限，也就是說全集要完美無缺，是沒有絕對標準的。以全集的內容到底應該包括哪些項目，其實就不會有標準答案，以目前既有的臺灣作家全集來說，除了已完成作品，包括已出版、已發表、已完成、未完成作品，原文及譯本，還有作家生年表、著作、出版目錄、手稿、書影、相片、影片、演講稿、訪問紀錄、評論或評論引得、譯作、書信、日記、編者的解說或導讀，都曾經全部或部分出現在各個不同的全集裡，《楊逵全集》還收入了不同版本的漢文譯本。至於全集收入未完成稿、作者日記、書信（包括收信人的回函）的合宜性，也被學界提出討論過。若從全集編成是在尊敬崇仰作家的角度去公開當事人並未授權的隱私，的確有待商榷。後來，我看到僅在世間活了26年的日本詩人石川啄木（1886-1912），



卻有堂堂一大套的全集，發現裡面竟然也收入了他向人借款的借條，對全集收入書簡、日記，也就覺得不是嚴重冒犯了。臺灣文學的全集大觀裡，也出現過8巨冊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及兩巨冊的《呂赫若日記》。我在開始編《葉石濤全集》前，葉老尚健在人世，怎麼編，是有得到他的口頭同意。

談到全集書簡，我從葉石濤及鍾理和兩人全集的書簡集，都得到從他們面世的著作挖掘不到的文學史或文學的奧秘，無論從文學評論或文學史觀察的角度，我都贊成這種不算惡意的「侵權」或「冒犯」，當然這純屬個人意見。不論是文學碑塊或文學碉堡的作家全集譬喻，都有臺灣文學史建構的嚴肅意義。編《葉石濤全集》時，雜誌及出版品不計，我們翻閱累計不下300年分的報紙副刊，就是為了找到作品原出處及原貌。之所以如此，

不是我們有考據癖，而是有鑑於經常遇到來自海內外的葉石濤或臺灣文學的研究者，“竹篙筲菜刀”（台語胡亂拼湊的意思），把我們問得一頭霧水，要為這樣一位在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及文學史都兼具關鍵地位的臺灣文學前輩，釐清他的文學原貌，最好的方式就是呈現作家及其作品的真面貌。以葉老為例，早年沒有影印，原稿寄出之後，包括長篇小說，未獲編者青睞者，完璧歸還的情形永遠不如葬身編輯字紙簍的機率高，小說可能從此石沉大海，評論文章可能重寫，但重寫也很難復原老編任意整容前的廬山真面目。編葉老全集，發現他有不少相同題目不同內容的文章，也有不同題目相同內容的情形，細思思索才知箇中辛酸。結論是，作家全集的編輯任務只有一個，讓作家作品，以真面貌和世人見面。

#### 彭瑞金

新竹縣人，高雄師範學院畢業。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退休。現任李榮春文學推廣協會理事長，《文學台灣》雜誌主編。著有：《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市文學史》、《鍾肇政評傳》……等書。編有：《葉石濤全集》、《李榮春全集》、《臺灣詩人全集》等。

1 | 2 1 《吳濁流作品集1：亞細亞的孤兒》藏 | 臺文館·編 | 張良澤，由吳濁流子吳萬鑫贈與葉石濤。  
2 2006年12月4日《葉石濤全集·小說卷》（小說卷）新書發表會（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